

## 第二十四回 神秀作偈

話說東山寺的方丈五祖大師，為選拔真龍，傳衣付法，讓徒眾每人做一首偈頌給他看。可這些徒眾們沒有勇氣來作，因為他們都覺得自己的修為、覺受不如上座教授師神秀，人人都不敢作偈。當時只有神秀作出一首偈頌想向五祖大師呈遞，可又沒有這個勇氣。前後經過四天，他一共去方丈室前三十三次，都沒敢向五祖大師呈遞。他站在方丈室外心內焦急，獨自徘徊。這方丈室外法堂前有畫廊三間，粉刷得潔白如雪，是五祖大師準備請畫師在這裡畫「楞伽經變相圖」和五位祖師法脈圖的。神秀眼望著畫廊，突然計上心頭。

神秀他忽然計上心間  
眼望著步廊露出笑顏  
這廊壁乾乾淨淨潔白一片  
我何不把這詩偈書在上邊  
暗中請祖師來給評判  
也好能為我解開疑團  
倘若能得到祖師稱讚  
說明我神秀與法有緣  
五祖若說是自性沒見  
枉費我山中修行這些年

神秀打定主意，立即回房，備好了筆硯。挨到三更人們靜息之時，他手執油燈，背著眾人，悄悄來到法堂的畫廊前，呈出自己的心地，把自己的詩偈工工整整的大書於畫壁之上。這首心偈就是他的內心所見，說的是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

使惹塵埃」。菩提樹原名叫畢鉢羅樹，是印度一種常綠的亞喬木。昔日釋迦牟尼佛在畢鉢羅樹下完成了正等正覺，證到了無上菩提，因此稱畢鉢羅樹為菩提樹。此菩提樹不是向外積功累德，我們自身的五尺之軀就是菩提樹。神秀說的是，眾生的身體就像一棵覺悟的智慧樹，眾生的心靈就像一座明亮的鏡台，要時時不斷的揮拂擦拭，不讓它被塵垢污染，障蔽光明的本性。

他書寫完畢，誦讀一遍，見書寫無誤，他這才悄然回房，熄燈上床。此時雖已夜深，可他毫無睏意，翻來覆去，只想著自己的詩偈能否過關。心想，如果五祖大師看到偈頌說好，那說明我神秀與佛的心印妙法有緣，我定要高樹法幢，弘揚禪學，普度群迷。若是五祖說偈頌作得不當，那就是我自迷，宿昔業障太重而沒有開悟。也不知五祖大師會怎麼說，唉！他老人家聖意難測。神秀翻來覆去，直到五更天他才合眼睡去。其實五祖大師沒等見到神秀的偈頌，就知道神秀沒有見自性，為什麼？真正明心見性之人，於一言之下即須得見，隨時隨地便可與祖師心地相通，不須造作思惟。凡是思量擬議用心琢磨的人都不得見自性，何況前後已經四天，神秀也沒向他呈偈，所以五祖大師就知道神秀沒見自性。

天亮後，五祖大師陪同應邀前來的宮廷供奉官著名畫家盧珍，來到了畫廊前準備繪畫。五祖突然發現畫壁上有一首詩偈，心想，這準是哪位僧徒作完了詩偈，自己心裡沒有把握，不敢直接向我呈遞，才於深夜悄悄寫在這畫壁之上，等我觀看評說。我要說他做得好，他才出來承認，我要說他做得不好，他必然悄悄隱去。就憑這一點，就知他把握不住，心性未明，更談不上見性了。因為見性是來自自家見悟，如觀指紋，自自然然，自然呈現。若自心見得如來，自性見得真切，豈能無自信？何必要等他人說短論長，是與不是？

五祖想至此，來到偈頌前注目一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作偈之人確實未得究竟。偈中句句有相，第三句「時時勤拂拭」是看心，看心則心有所住，第四句「勿使惹塵埃」那是看淨，看淨則心住淨相，故看亦是妄，妄在又哪得見性來？這是很明顯的站在漸次進修的方便上，由勤息煩惱而期妄盡入實的法門。這可以說是漸修禪，實未悟透祖師頓門大意。五祖一看作偈之人是想巧取試探，不覺搖頭嘆息：「真是用心良苦！」俗話說知徒莫若師，五祖大師的徒眾雖多，但每個人修行的深淺程度他都掌握。雖說此偈沒有悟透祖師頓門大意，但依漸宗來說，也非常的難能可貴。在他的眾多徒眾當中，能作出這樣詩偈的也只有那麼三五個人，他細度筆跡和語氣，就知道是神秀所作。

五祖轉臉看了看盧珍：「盧供奉，老衲有勞您遠道而來，是想在此繪畫，把楞伽法會的情形和五位祖師代代相傳的故事畫出來供養大家，以鼓勵人們虛心向道。不料此處已有一首心偈，就不勞供奉再繪畫圖像了。佛經中說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』，只保留這首心偈給眾人誦念受持吧！」五祖見神秀功夫未離有相，竟舉引經文來論定此偈的不見自性。這是五祖以行動來破神秀偈的未免有相之執，也是五祖對神秀偈的老實批評。五祖這一微妙的做法，就是表示要著眼在無相上才能得見自性。

盧珍一聽不用繪畫了，當即告辭五祖離寺而去。盧珍走後，五祖大師命人去傳喚全寺的比丘都到畫廊前焚香禮拜。不多一時，眾僧齊聚畫廊，五祖大師手指牆上的偈頌對眾宣示：

五祖手指偈頌當眾宣布  
叫一聲眾位比丘聽清楚  
老衲索偈已日有五  
不見諸位把偈頌出

幸喜這賢者遵我囑  
畫壁上書偈透功夫  
此偈清淨可以自度  
時時拂拭不能染污  
你們要虔誠用心記住  
恭敬禮拜焚香誦讀  
照偈修行大有好處  
斷惡向善不墮三塗

三塗指的是畜生、餓鬼、地獄三惡道。眾人一聽，五祖大師稱讚此偈作得好，又說照偈修行能大有好處，不墮三途惡道，大家心裡非常高興，立即跪在地上焚香禮拜。那麼五祖大師既然知道神秀之偈沒見自性，他為什麼還讓眾人受持？諸位，神秀之偈雖然沒有悟透祖師的頓門大意，但卻是一種很必要的漸修功夫。凡是不能從頓宗直指進入的人，可以依此偈來漸修，理雖頓悟，事須漸修。若是依悟後漸修來說，神秀之偈自有其保任的豐功，也非常希有難得。所以，神秀的這首示法詩也算是禪宗史上有名的禪詩，不可小看，它可以接引中下根性的人。

五祖大師走後，眾僧可就議論開了：「我說這首心偈到底是哪位賢士所作？竟勞五祖大師如此的稱讚。」有位老僧當即合掌：「阿彌陀佛，我觀此偈身心清淨，不住不染，斷非一般僧徒所能作得。此偈清淨自高，酷似秀上座之語，此書行筆娟秀，也酷似秀上座之筆，非秀上座不能也。」大家一聽，「對！咱們的秀上座道德高、學問好，這首詩偈準是他作的。大師說讓咱們焚香禮拜，照偈修行，大有好處，咱們趕快拜吧！」眾僧一邊說著一邊跪拜。

單說神秀，天到五更之時他才合眼睡去，他正睡得香甜之時，卻被這陣陣的念誦聲把他給驚醒。他心中一驚，急忙披衣下床來到

法堂切近查看，這一看使他驚喜異常。他背著眾人悄悄的回到自己的寮房，回想自己隨五祖大師多少年的修行往事，深感五祖對自己的教誨之恩，器重之德。當夜三更，五祖派侍者把神秀傳喚到方丈室。神秀以為五祖大師深夜傳喚定是向他私囑衣法，所以他進門一言沒發就先給五祖跪拜。五祖心知其意：「神秀，此間無人，你且起來說話。」這要是往常，神秀會大大方方的站起來，可今天，他為向五祖求法，不僅跪著沒動，而且連說話的聲音都有些不自然了：「弟子不敢，弟子理當叩聽師父法旨。」五祖大師深知神秀修道的虔誠，更理解神秀對自己的敬愛和今夜之情。他不願意傷神秀的心，揭開這個令神秀十分痛苦的謎底，可是他又不得不這樣做。大眾之下五祖給他留面子，因為神秀是大眾的教授師，現在五祖就得跟他說真話了。

「神秀，那南廊的心偈可是你做的？」「是弟子所做，但弟子愚迷，不敢妄求祖位，只是想請師父印證，看弟子是否有些智慧，求師父慈悲，欽加點化。」「神秀，你這首心偈還沒有見到真如本性，你還是個未曾進門入室的門外漢。你這首心偈，要是凡夫之人照此修行，自可淨修身心，不造惡業。但若想依此偈的見解去覓無上菩提，尋求至高無上的佛理，便不可得也。因為無上菩提必須要在一言之下立即認識自己的本心，明見自己的本性。要知道，自性是不生不滅，不增不減的，在一切時間中都能念念自見自性，知一切法都是圓融無礙，沒有一點窒塞不通的地方。你要是一樣真了，便樣樣真了，萬事都到如如不動的境界上，這如如不動的心才是真實的。你如果能有這樣的見地，才是無上菩提的本性。」

神秀一聽痛苦萬分，酸楚的淚水奪眶而出：「弟子有負恩師教誨，實是慚愧之極！」「神秀，你不要難過，你也不是沒盡心力，可這學佛之事用不得世間聰明，須得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。了解別

人是聰明，看清自己才是智者。你先回去思惟證悟一兩天，再做一偈給我看看。如果你能入法入門，悟透自性，我便把祖師的衣法傳付給你！」神秀一聽，含淚叩拜五祖，轉身離去。五祖大師天天等著神秀前來呈偈，可是一連等了好幾天，神秀也沒來。五祖大師知道神秀還是沒悟，心想，既如此，我何不讓那盧惠能金鯉跳龍門，玉龍騰九天。